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樂府

發白馬

士贊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
湧濤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

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關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贊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

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鐵騎若雪山飲

流涸滹沱

齊賢曰滹沱河在今深州士贊曰雪山山名在西鐵騎馬之帶甲者

其多如山

揚兵獵月窟轉戰畧朝那

士贊曰後漢地

其白如雪

理志安定郡在洛陽西

倚劍登燕然邊鋒列

千七百里

有朝那城

嵯峨

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

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戟金戈

士贊曰鄭玄曰包干戈以

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師古曰掃者謂盡除之如掃地然

陌上桑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豔歌羅數行亦曰日

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
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
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爲證也
崔豹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
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爲趙王家令羅
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
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
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
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
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
郎漢官也恐仁初爲趙王家令後爲
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爲使君者郎君
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
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
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
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

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玉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

未蒲臣盖合爲一事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

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齊賢曰漢官儀諸侯

五馬士贇曰渭橋在長安見四卷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

黃金絡馬頭

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

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

齊賢

曰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傳魯秋胡紉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

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
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
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
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
事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
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
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仕五年
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
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士贇曰
古羅敷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
蠶桑採桑城南隅又曰使君謝羅敷還可共
載否羅敷亦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
羅敷自

寒蟬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

有夫

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賢齊

曰蠶音將蟬屬士贇曰毛詩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此六句乃是總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縱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行盛稱其夫家好美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

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

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勞

訴天帝

士贇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

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

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
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
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
矣王乃止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

翻遭螻蟻噬

士贇曰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

萬乘慎出入栢人以爲識

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目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等爲氣怒欲殺高祖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

逮捕治張敖之罪識一作誠士贇
曰栢人屬趙國師古曰本晉邑

丁都護歌

士贇曰古今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爲魯

軌所殺宋高祖使督護丁晬收殯之達妻高祖長女也呼晬至閣下自問歛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

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士贇曰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于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

人汗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

吳牛喘月時拖

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齊賢曰世說注

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

贊曰此言水濁而成泥也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

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

古

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以通江水

終不能得當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應

劭曰芒音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士贊曰毛詩注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

涯也太白樂府每篇必櫟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爲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借秦爲喻耳按唐史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爲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域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爲證附註吳事於末云

相逢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

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

珠箔開

〔士贇曰〕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

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

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來轂相借問

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

映歌扇似月雲中見

〔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

之馬璫石爲勒
白光琉璃爲鞍
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
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
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
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
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
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

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

亂邊花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

北因書報天涯

王贊曰漢書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少時爲侍中建章

監天漢二年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爲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嘆之意末句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隱括陵與武書所謂時因北風復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

士贇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

王贊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圖經曰

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云是
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
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
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

客土

植危根逢春猶不死

士贇曰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

有枯榮

士贇曰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士贇曰樂錄漢短簫鏡歌十二曲有君馬黃晉曰金陵

運言晉乘金運也北齊曰定汝穎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穎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援古辭云君馬黃臣

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
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
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
白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
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謝靈運或聽
鐃歌曲惟吟君馬黃古人知音別曲
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
於言語上計較此道無聞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

齊賢

曰詩我馬玄黃又亦白其馬
士贊曰與者謂
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爲馬則一也人之才
藝雖有異而其
爲人則均也
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

劍旣照耀高冠何絕赫

齊賢曰風俗通東西
曰陌士贊曰此言俱

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後
兩句極貴顯之形容也

各有千金裘俱爲

五侯客

士贊曰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主也

猛虎落陷穽壯士

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士贊曰此言士而遭

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爲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

士贊曰蒲陽夾漈鄭先生曰始於太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